

# 投「戎」從「筆」的巾幗英雄

劉凡禎

採訪撰稿：趙美倫 時間：1999

## 木蘭村裡的花木蘭

我本身學的是戲劇，主修導演，政戰影劇系畢業後，在學校留了十年，除了第一年帶學妹，其餘九年全得在復興崗上全國最早成立的閉路電視教學中心當導播。學然後知不足，我發覺我對編劇這一行不甚了了，對編劇這行也有點躍躍欲試，因此我利用晚上的時間到外面的傳播公司從事集體創作，汲取經驗，當時台視當家是很重視編劇的石永貴先生，他開了一個「婦女編劇班」，與日本大導演今村昌平〔樽山節考、黑雨、鰻魚〕得電影學院合作，由日方提供師資，招收國內有創作經驗的婦女投入編劇這個行列，而我正好符合這些條件，因此去報考，並僥倖錄取，從此在台視上了一年多的編劇課程，學習專業創作，結業時又被選入編劇研究班學習一些高階寫作，之後華視也開了編劇班，我也報名上課，寫的課程偏重傳授戲劇研究概念，戲劇專業，有了這些經歷後我才算正式加入編劇這個行列。

我服了十年役就放棄了終身俸，選擇我的理想去實踐，當然先生是我抉擇過程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他了解我的淡薄名利，也清楚我有扮演好每一個角色的毅力，我也意識到自己在白天的工作，晚上的創作及家庭這三方面出現了拉扯，無法兼顧的情形，加上我清清楚楚的個性，極不願意利用公家的時間來做自己的私事，因此我毅然卸下軍裝，返回民間，作回一個平常百姓，追求自己理想，但即使我退役，但也不敢忘記追求生活光明面的使命，因此也在我所創作每一個故事裡都有賦予時代意義、社會責任！用心遠，構思巧，反省夠，有味的創作生涯我的第一部作品呼應了當時美國一部電影「兩人」，同樣是談自閉症的問題，第一次創作為自己挑了一個很困難的角色來寫，一方面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二方面憑的是一股傻勁，我到台大兒福中心和自閉症家庭與他們一起生活，從中了解他們的不幸，感受他們的哀傷，認同他們的堅毅，在逐漸摸索出一個方向後，便下手寫了中視劇場「我兒漢生」，以新手來說，是不太可能因此得到編劇獎，但這齣劇能贏得金鐘獎「最佳編劇」，我深感與有榮焉！

之後的「又見天堂鳥」中我寫一位失明人士，我同樣深入盲人重建中心去了解先天失明與後天失明的差異，及他們的生活起居，面對殘疾的心態及走出困境的心路歷程，在「胭脂花紅」中更為了一個牛郎的角色，輾轉託人找了一位願深談牛郎行業的人為我現身說法，我自己也去星期五餐廳傾聽這行業的甘苦，了解從業牛郎的背景，動機，之所以要這麼大的勁做這些前置作業是因為我相信先做好功課，才能交出負責任的作品，才能一步一腳印的踏實走過，才能不心虛，才能安枕，我幫映畫寫秦俑，也是經過一段長時間的蒐集資料，深入了解真實的在大陸生活過才動筆的，雖然後來因公司與導演間的某些觀念衝突，以致我停筆，但這段經歷也厚實了我的創作生涯，我真正了解為什麼大陸在拍「黃土地」時整組工作人員有必要到黃土地高原上生活三個月到三年的必要原因，如果想要有好的作品，除了深入觀察與了解，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 厚實為人生來自不悔

當我做一件事的時候，除了專心投入，沒有第二種選擇，我在政戰學校讀了四年的書，參加了三年大型國慶閱兵，當了兩年閱兵連連長，以一個非政治系主流的戲劇系人出任這樣的職務，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我期許自己演什麼就要像什麼，不僅要指揮一個很大的部隊，而所遭受的磨練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帶過的，我們那一屆是有史以來最艱苦一屆，也因為經歷魔鬼訓練使我往後的歲月裡對挫折有免疫力，更因為這種不凡的際遇，豐富了我的人生，因此當製作人要我寫一部有始以來未曾有人寫過女兵題材時，我沒有猶豫的就答應了。

或許外人會認為我對這個題材駕輕就熟，但剛好相反，我的壓力大的不得了，當時木蘭村是全國唯一培訓女性軍官的搖籃，全國就這麼多個天之嬌女，各個來自不同背景，到這個軍事化的環境作養成戰鬥力，革命情感，高尚情操…我要如何寫，才能把這一個與我情感深厚的地方如實的呈現在全國的觀眾面前，再加上我寫「長官好」時，距離我在校時間隔了許多年，學校裡有些制度改了，外面社會也不同了，學妹們的價值觀和一些對事物的想法與看法都有落差要急著去改變

很耗心力，我不只做許多的問卷調查，並前後多次在學校進行了解，製作單位原本是看好當時流行的大兵戲，所以靈機一動，找我寫一部搞笑的女兵戲，但以我對學校的情感，我不能答應，因此立即進行企劃案，將方向導向有血有淚。

雖然做了一些商業包裝，但與製作單位的初衷截然不同，我的企劃案很快的通過製作單位得同意，並把案子送華視審核，不知什麼原因被華視打了回票，製作單位又將案子轉到中視，中視一審即過正式開拍上檔後得到很好的迴響，並且在收視率上擊敗了華視的年度大戲「京城四少」，對於我這樣努力的成果，我感到開心，也更堅定我日後寫作的馬虎，這部戲我主要想表達的是一群懵懂無知、涉世未深的少女怎樣在軍校四年裡成長並為自己的前途作明智的選擇，其中進軍校的反應及價值觀的被修正，都是我著墨最深的地方。

以我為例，我是為減輕家計才進軍校，而帶我那一屆的一位學姐十分優秀，是我當時的標竿，是她讓我有方向，清楚自己要的就是這個樣子，但不幸的是這位學姐在研究所畢業及考上托福，竟發現自己得了絕症，半年後留下當時準備訂婚的男友，逕自踏上歸途，和這位學姐同期的學長們都經歷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些事，但只有來不及開始就趴下了在她正要逐步去實踐人生大事時卻永遠晚了，這件事帶給學妹很大的衝擊，發現生命原來可以在這麼年輕的階段就走完了，這件事給了我們極大的震撼，也教會我們如何去把握當下與珍惜現在，這個角色後來由朱寶儀擔綱，我在戲中濃縮了人們各種典型的學姐們在不同的演員身上，為自己作一個回顧，也為觀念作一場軍校巡禮。

我自認對戲劇的付出是滿大的，但相對的，戲劇創作的本身已回饋了我豐富的生活體驗及視野的意義深遠，個人的成長跟著戲劇的進展一路向前，不管眼睛張開閉著，我都能感受到劇中人的嗚呼在耳邊不斷盈繞，在繁雜有趣的前置作業告一段落後，我孤獨的創作著，也將這些人生經驗一筆一劃刻在心版上，與觀眾分享成長的喜悅，我深刻的了解，我的創作動機來自對人事物的關心，不帶一丁點兒的功利目的，我的創作熱情來自人事物的信心，知道一切聰慧作為僅止於善。

我的作品中極力呈現細膩的情感，昂揚的情緒，在起伏跌宕的心境中，奏起希望進行曲，試圖以明晰、寧靜的簡單，快樂渲染每一個盯緊在螢幕前的靈魂！有味的創作生涯創作的過程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意想不到，尤其是脫稿的東西異於最初的架構，我記得寫「天涯共此時」是在一位醫生的專業解說下，改變了原始架構，故事是說一對外科醫生夫婦恩愛異常但結婚多年膝下無子，好不容易妻子懷孕了，卻不幸的同時得知罹患絕症，妻子決定將病情隱瞞丈夫，並製造一個假外遇，藉口離開丈夫，獨自回台灣生下小孩，這位被蒙在鼓裡的丈夫當然十分傷心，認為自己遭到妻子背叛。

這個故事不僅因為男主角是醫生，必須賦予專業知識，即使隨口一句相關醫療的話都必須是有素養的，更有甚者，劇情還牽涉到妻子罹患絕症外加有孕在身而必須在醫學問題上打轉，這樣的故事主軸當然是一種挑戰，因此我找了一位醫生當我的顧問，這位醫生十分盡心的提供我許多寶貴的臨床實例及醫學釋疑，在我意識什麼病情或是什麼病徵，那些疾病再遇上一些特殊狀況將會導致另一種結果，這趟醫學之旅讓我收穫良多，當劇本出來上演並得獎時，我覺得一切用心都是值得的，當時只要醫生一通電話叫即時趕到醫院看臨床，不管天候多差，一定趕到現場進行實地了解，這些苦及醫生無私的奉獻，在節目受到肯定時，一切都有了報償，我想，即使沒有得獎，我也能樂在其中，因為創作這個過程早已滿足了我的求知慾望，對求知慾望強烈的我而言，求仁得仁，夫復何求。

真實的人生是無法憑空想像的，必須真實碰觸，但這絕對不是寫殺人犯就必須先去殺人，而是做犯人的內心探索及外在背景了解，需要有人領航，帶我進入這些角色的內心世界及認識他們的成長背景，這可以幫助我寫出較人性的東西！工作大環境只要有心 明天一定更好。九點半檔的戲劇可以獨立創作，可以充滿個人色彩，但八點檔就較適合集體創作，所謂的集體創作並不是一盤散沙各寫各的！而是必須是有一個 Leader 來 Control 所有事情，包括順故事，說故事，串故事等等，主軸多半不脫試圖走進觀眾的世界打動觀眾。

我認為在網路上去搜集觀眾的嗜好，寫一些譁眾取寵的作品，事實上背離專業創作，失去了編劇自我創作的真正意圖。譬如角色的塑造，因為可塑性高，可塑範圍大，可以玩的空間是無法想像的，但若上網去問主角的形象應該如表現，最後有可能不得不塑造成某個偶像，而變的了無新

意，若是劇情接力網路賽就更糟了，到最後盡無從分辨到底是誰在創作，甚至作品出來連作者自己都不認它，當編劇必須培養很深的功力，若必須加戲，就要有能耐去加料，若有演員臨時退出，就必須為戲作刪減，零零總總都必須有能力對於自己不熟悉不擅長的東西，最好避重就輕絕不去瞎掰，應付任何眼前突發的狀況。至於一窩蜂的搶拍某個題材，甚至把這個題材拍一檔戲有著落，有一個賺錢的鄉土題材，大家就會去炒熱它，因為觀眾愛吃，能賺先賺，至於時裝戲，觀眾不愛吃就不炒，很少有製作單位去反省觀眾之所以不愛吃，可能是這道菜少了油、鹽什麼的，他們寧可不炒也不去改變廚藝！